

武侠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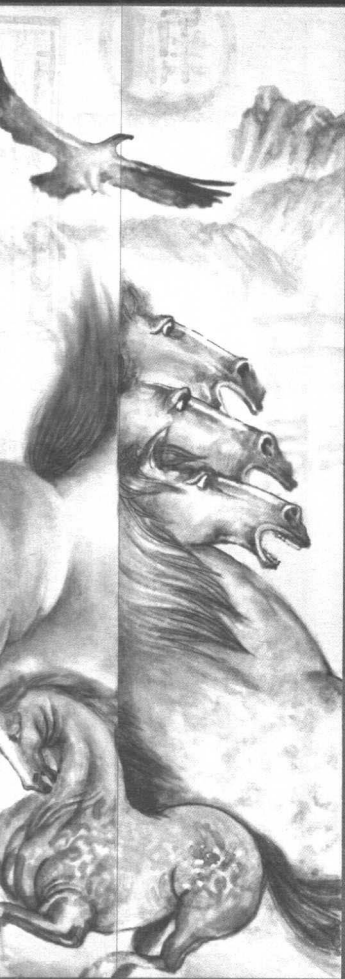
(台湾)司马紫烟 著

# 红粉刀王

中



中原农民出版社



# 紅粉刀王

中

(台灣)司馬紫烟 著

中原農民出版社

428693

## 目 录

- |     |           |       |
|-----|-----------|-------|
| 十 五 | 四向刀阵····· | (315) |
| 十 六 | 南宫门客····· | (341) |
| 十 七 | 闯关试技····· | (368) |
| 十 八 | 万丈豪情····· | (396) |
| 十 九 | 盲姬蛇女····· | (410) |
| 二 十 | 卖命杀手····· | (441) |
| 二十一 | 纤手追魂····· | (464) |
| 二十二 | 秘坛花宫····· | (488) |
| 二十三 | 莫愁妖姬····· | (512) |
| 二十四 | 作法自毙····· | (533) |
| 二十五 | 意外之变····· | (560) |
| 二十六 | 富贵山庄····· | (580) |
| 二十七 | 魔女艳窟····· | (599) |

## 十五 四向刀阵

万人迷嗫嗫唇道：“老大，我们是奉命躲藏起来埋伏作突击的，听见了老大的召唤，不敢不来。”

宇文雷道：“你们来了也罢，事情有了转变，毒蜂子临阵变节，刘老儿心存二志，差点没把我们也坑在前面那所院子里，原先的计划行不通了，你们不必去埋伏了，正好跟着大家一起突围出去，只是我的本意不是召唤你们，而是召唤先前退出的人。”

万人迷道：“老大，那些人恐怕不会来了，要突围，就是我们四个人吧！”

“怎么，难道他们已经走远了？”

万人迷顿了顿才道：“没有，最远的也只不过能跑出一里去，其余的都在半里附近。”

“什么？才这么点远近，他们何以不听召回头。”

“他们都遭到了围截阻拦，这座庄院四周都叫人给围住了，恐怕一个都无法脱身而去，据小妹所知，已经有九个人倒下了，六个人还在浴血拼命苦战，但也凶多吉少，这次咱们是栽惨了。”

宇文雷更为吃惊道：“你说什么？”

万人迷恶狠狠地望着南宫俊道：“咱们都叫这小子给算计了，他明着闯关，却将三十六红粉金刚埋伏在外面，分成五路，把我们的人分别截杀了！”

宇文雷的眼中冒着火，厉声道：“南宫俊，想不到你们武林第一世家行事如此狠毒卑鄙。”

南宫俊道：“宇文雷！你没有听明白，截阻你手下的是红粉

金刚，她们可不是南宫世家的人。”

“你们总是一路的！”

“这句话我也否认，在彭城，我跟她们素不相识，只是凑巧遇上，以后我倒是跟她们大姐慕容婉同行过一阵，但是在离开桐柏山庄就分手，我会合了家里派来的这四个人直接来找你，红粉金刚却是自己来找到你的。”

“你胡说，你分明知道她们已经来到了。”

“我进入庄院之前，还不知她们在哪儿。不过在你把手下人遣散的时候，我知道她们已经来了，所以我听任你们的人离去而不加阻拦，因为我知道他们逃不掉红粉金刚姐妹的包围，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事先毫无联系。”

“鬼话连篇，你如果跟她们毫无联系，怎么会这么凑巧？”

“我在找你讨回失镖，她们同样也为这件事找你，碰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事。”

“即是你们事先未曾有过联系，你怎么会知道她们已经来到了外面呢？”

“因为刚才那一阵火箭，使我想起是她们来了，因为这一阵火箭是存心要你们命的，目前找上你们的只有两批人，不是我，自然是她们了！”

“难道不会是你们南宫世家的人吗？”

“不会！第一，我们南宫世家的人不会使用放火的手段；第二，这批火箭的目的在于引发埋在地底的火药，爆炸起来，连我也陷在里面了……”

这个解释很合理，宇文雷倒是接受了，可是他想了想后，忽又冷笑道：“南宫俊，如那一批火箭志在引发地底的炸药，则红粉金刚恐怕连你也不肯放过呢！”

南宫俊也是微微一怔，但随即笑道：“我跟她们并没有仇怨，而且彼此同仇敌忾，都在为一件事而尽力，因此，我想她们不会

对我如此，正因为我们事先没有联络，她们也不知道我在里面，所以才会如此。”

这个理由也为宇文雷接受了，因为的确也认为南宫俊与红粉金刚之间不可能会有仇恨，而且到了要致对方于死地的程度。

南宫俊本人已经是莫测高深了，何况他身后还有一个武林世家的庞大人力，是个谁也惹不起的对象。

寻思片刻后，他忽又想到了一件事，调头向刘恭正道：“刘总管，你说你在西院四周埋设炸药的事没有别人知道？”

刘恭正道：“不错！除了老夫之外，无人得知！”

宇文雷冷笑道：“不见得吧，如果无人得知，红粉金刚怎么懂得用火箭来引发炸药呢？”

刘恭正微怔道：“她们不可能知道，只是想利用火攻把你们逼出去而已！”

宇文雷冷笑道：“西院的屋子分左右三进，分得开开的，而我们更不是省油的灯，假如不是地底有炸药，就凭一阵火箭就能把我们逼出去？这种笨事三岁小孩子都不会做的！”

这倒也是实情，西院屋宇散落，互不相连，一定要放火烧屋的话，得上几十个人，拿了火把跟桐油往上浇，点火也不见得起来，因为那儿是藏金的库房所在，垒石为墙，铸铁为柱，以求其坚固避火，大部分都是烧不起来的材料。

因此刘恭正不禁诧然道：“奇怪了，难道她们知道了屋外埋藏火药的秘密吗？这是不可能的，除了老夫之外，连总宫都不知道这件事。”

“在你这所宅子里的人呢？”

“也没有人知道，这是何等秘密的事……”

宇文雷笑道：“天下没有绝对秘密的事，就算你在埋下火药时无人得知吧，可是你总得不时去省视一个引线，看看有无泛潮的情形，落入别人眼中……”

刘恭正凝思道：“这倒是可能的，为了要保持那些火药效能，老夫每逢雨后，总得去看看，只是老夫在检验时，都是十分秘密，摒退一切从人……”

宇文雷哈哈大笑道：“这就叫欲盖弥彰，你若是装作不经心的样子，随意看看，或许还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你偏又要摒退从人，这反而会引人注意。”

“就算是为宅中一两个有心人注意到了，也不可能传到红粉金刚她们耳中去啊，除非她们早就在这儿安插了人，但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百花宫为了刺探武林动静，不是在每一门派内都安插了细作耳目嘛，安知人家不如此来对付我们？”

“百花宫自建立以来，迄今未对外公开活动过，而且百花宫的人员，除了你们横江一窝蜂之外，也没有在武林中显过形迹，人家怎么会想到这有个组织而安插细作呢？”

“别的人不知道，红粉金刚是知道的，因为我们是属于同一渊源，由总宫追溯到分宫，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刘恭正回顾小红跟小绿，道：“假如宇文雷的话可信，问题就出在你们两人身上。”

小红、小绿都一震，道：“总管，这怎么与我们扯上关系呢？”

刘恭正冷冷地道：“我在地下埋藏炸药的事，连总宫都瞒着，而我每回巡视检查时，都由我自己的心腹分别监视着每一处出口，绝不可能让人随后跟踪偷窥，何况那西跨院又为藏金库房重地，平素就列为禁地，只有你们两人由总宫派来保护老夫，跟在老夫身后寸步不离，才有机会去发现那些机密。”

小红道：“但是总管在最近并没有作过单独巡察呀，我们又何由而得知呢？”

刘恭正道：“可是你们却能在西跨院自由行动，只要你们也

懂得阵图之学，自然会知道那些地方是内藏凶机，当然也就有机会去从事搜索。”

小红道：“总管，我们既受总宫之命，分派到你这儿来担任保护之责，自然也是总宫认为最可靠的人，怎么会把这儿的机密外泄呢？”

刘恭正道：“这个嘛，老夫却不得而知了，反正是对今日之事，老夫只有向总宫据实以报，如何清查你们的底细，也是总宫的事。”

才说到这儿，他的身子突然一颤，用手指着身后的小绿，却已经说不出话来，跟着双腿一屈，跪倒下来，再侧倒在地，一动都不动。

小绿淡然的从他的侧腰上抽回一枝细长的弯形圆针，插回头发上去，原来那是一枝凤头钗，只是谁也没想到还能兼作杀人的凶器，看刘恭正被刺后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即告死亡，即可知这枝银针的厉害了。

南宫俊微怔道：“姑娘何以要如此，难道真是与红粉金刚有所关连？”

“没有，我们在总宫深居简出，谁都不认识。”

“那姑娘何必要杀死刘恭正呢？”

“他自己行事不小心，却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如果由着他胡说一通，总宫信以为真，我们就会受罪，那不是太冤枉了。”

“可是你杀了他，又如何做交代呢？”

“宇文雷、马成、你，以及攻来的红粉金刚，谁都可能杀他，怎见得就是我呢！”

宇文雷笑道：“不错！你杀了人，账可以随便挂在谁的头上，只是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又得替你背起这口黑锅呢？”

小绿笑道：“你不愿意担负杀人的责任，我就不说在你身上就是了。”



“你分明是红粉金刚的细作，为了灭口，才下手杀人的，别想推得干净！”

“就算是吧，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看样子你也不打算再回百花宫，难道还想告密不成？”

宇文雷道：“那倒不一定，如果你们做得太绝，逼得我无路可走，我就会把你们给抖出来，大家都不痛快。”

小绿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如何做才不算太绝？”

宇文雷道：“立刻发出通知，把我的人都放回来！”

“你没听说嘛，已经剩不到五六个了。”

“那不管，哪怕只剩一个也行。”

“这倒可以商量，可是你折损了这么多人，心里肯甘休吗？”

宇文雷的脸色动了动，然后才叹道：“这次是我的疏忽，没把事情计划妥善，更没想到百花宫中，出了这些漏洞，红粉金刚派你们在此卧底，等于是稳稳地吃定了我们，不认又怎么办？”

“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条件？”

“有！就是让我们好好地离去，不得再阻拦，只要我们再受到一点损失，我就把你们的事抖出去。”

“这个要求太奢了吧，而且我们也做不了主，南宫少主第一个就不会答应。”

“他跟你们的老大慕容婉交情不错，只要慕容婉开口说句话，他就会卖个交情的。”

“宇文雷！你倒是打得好主意，问题是我为什么要替你讲情呢？”

这是从另外一个角落飘来的声音，出现了手握雁翎刀的慕容婉，而且紧接着四周的人影飘忽，出现了一串的人。三十六红粉金刚几乎到齐了。

宇文雷脸色一变道：“我的人呢？”

慕容婉道：“我们来了，他们自然是不来了。”

宇文雷脸色一阵急变，但随即忍了下来道：“好！好！干净利落，好在我这次只带了十停里一停的弟兄来此，就算我们一起死光了，也动不了根本，这笔账我们记上了，哪儿碰上哪儿算。”

“横江一窝蜂行事向来讲究干净，不留一个活口，因此你至少也得具有这种雅量。”

说完她又转向了南宫俊，略有愧色道：“南宫兄，很对不起，由于事起仓猝，小妹不告而行……”

南宫俊笑道：“大姐客气，小弟与家人联络上了，而且也找到了这儿。”

慕容婉道：“南宫世家果然不同凡响，小妹是接到内应的消息，才匆匆地赶来，哪知竟还比南宫兄慢了一步！”

南宫俊笑道：“小弟虽早了一步，却还没有动手，不若大姐在外大有收获！”

这时东方倩也过来道：“南宫兄，我们只是接到消息说宇文雷带有不少人在此，也知道此地地下埋有火药，可以用火攻，却不知你也在里面。”

南宫俊道：“东方姑娘不必为此不安，我们挟持了此地的分宫总管，他自己埋的炸药，自然不会把自己陷在里面的，所以我们早就来到安全之处了，倒是你闪在外面包围截阻，灭了不少的蜂群。”

慕容婉道：“我们三十六红粉姐妹悉数出动，自己也赔上了好几位姐妹的性命，才不过少有收获，不若南宫兄威风八面，一个人只带了四个助手，就把他们吓得狼狈逃窜，我们的那些成绩，还是拜受南宫兄之赐，实在没什么可称道的！”

语气冷淡，态度也显得有点负气的样子，南宫俊只是笑笑，东方倩却不以为然地道：“大姐！我们跟南宫兄是同仇敌忾。大家都在为争回失镖而尽力，还分什么彼此呢？”

慕容婉看了她一眼，道：“老四！是我们最先接受了金陵镖

局的请求护镖，结果镖却被劫了，虽然南宫俊中途插手，帮了我们的忙，但是却反客为主，把事情揽过去了，我们反而变成了无所事事了。”

东方倩道：“这是为正义而尽心，又不是争名……”

慕容婉道：“老四……红粉姐妹自出道以来，虽没有什么赫赫盛举，但毕竟也算是创下了一点声名，几曾求过人的！这件事与我们的荣誉多少也有点关系，我身为大姐，当然要重视，再说南宫世家在江南武林中已是泰山北斗的地位，用不着再锦上添花了，我想南宫兄多少也应该留点事情给别人做了。”

这话是明显的对南宫俊表示不满了。

东方倩见大姐的脸色不悦，倒是不敢多说了。

南宫俊觉得慕容婉的态度改变得厉害，不像以前那样的恳切诚挚和蔼可人了，心中知道是什么原因，而且从马成的口中，对百花宫的内情也有了更深的了解，晓得这是她们的那位姑姑已经对慕容婉作过了指示，甚且有容不得自己的意思。

这个时候，他不想把话挑开，使得自己跟红粉姐妹间起冲突，于是笑笑道：“在下并无争功之意，只是适逢其会地遇上了而已，在下来到这里时，贵姐妹尚未到达，可知在下……”

慕容婉道：“小妹得到消息以后，立即行动，而且没有通知南宫兄，就是不再希望麻烦南宫兄的意思，希望南宫兄能体会小妹的苦衷。”

“慕容女侠既然如此说，在下自当遵命，现在开始，在下只作壁上观好了。”

“小妹还希望南宫兄更为做足人情。”

“慕容女侠有何指示？”

“指示不敢当，小妹只希望南宫兄先行离开，把这儿的事情交给我们处理。”

南宫俊不禁一怔！

慕容婉又道：“小妹负责从宇文雷手中把金陵镖局的失镖索回。”

南宫俊沉声道：“慕容女侠，宇文雷可是个死不放手的人，而且他的功力未可轻视。”

慕容婉沉声道：“我说负责就负责！假如今天我们无法从宇文雷手中要回失镖，红粉姐妹就自己赔出那一笔银子来，只是小妹不希望南宫兄再在这里，让人知道了，以为我们是沾了南宫世家的光。”

这是明摆着赌气了，南宫俊皱皱眉头，但是脸上仍露着笑容道：“既是如此，在下就先走一步了。”

他扬扬手，把日、月、山、海四童叫到身边，然后又向马成说道：“马先生，我们走吧！”

这些人自然都以南宫俊为主，他说走，任何人都没有异议，一行人转身向外走去。

慕容婉道：“老四、老五，你们送一程南宫兄。”

南宫俊道：“不敢当，贵姐妹目前正需要人手，不必分散了。”

慕容婉冷冷地笑道：“没关系，红粉姐妹现在的人数，还比对方多出两倍，不在乎一两个人，而南宫兄为我们的事跋涉几百里，我们不能不懂一点规矩。四妹，你们至少要把南宫兄送出十里之外！”

这一句相送十里，只是客气话，实际上是要她们硬行看着南宫俊走出十里之外。

那两个孩子都万分不情愿，但看见慕容婉的神色，不敢再作任何表示，紧跟着南宫俊之后，出了那片庄院。

东方倩十分歉疚地说道：“南宫兄，你跟大姐在一起到桐柏山时，是否发生了些不愉快的事……”

南宫俊道：“怎么会呢！我们一路相处极为愉快，而且也谈

了很多，在红粉山庄中，慕容女侠还以上宾相待，甚至在她临去时，更拨了两位贵姐妹，翩翩与双双来照料我的生活起居。”

东方倩道：“是啊，见面时我曾问过大姐，她对南宫兄还是赞不绝口，说你是武林俊彦，南宫世家在南宫兄手中，更将大放异彩，为江湖道义一大支柱，可是，今天看她对南宫兄的态度，却又不是那么一回事。”

马成笑道：“东方女侠，令大姐慕容女侠是女中豪杰，绝非心胸狭窄之辈。她今天的态度有异，不是另有苦衷，就是别有心肠，你也不必追问了，宇文雷手下，虽已大半伤亡，但他本人的功力绝伦，手下也还有三个硬点子，贵姐妹虽然武功卓越，要想困住他，恐怕还很吃力，二位更是姐妹中的翘楚，还是赶紧回去支援的好。”

东方倩苦笑道：“可是，大姐要我们送出十里。”

南宫俊道：“这个，二位尽可放心，我绝不会令二位为难，不到十里之外，绝不回头。”

东方倩一怔，说道：“南宫兄还要回来？”

南宫俊轻叹道：“宇文雷一个人就够令姐妹头痛的。”

二女都面有难色。

南宫俊道：“我只是悄悄地回来，如非必要，我绝不现身！”

东方倩想了一下道：“我也知道我们吃不下宇文雷，但是大姐坚持如此，我也没办法，南宫兄对我们如此关照，小妹十分感激，只是……”

南宫俊笑道：“东方女侠可是在担心对令大姐无以交代吗？这很简单，我可以提出人证的。”

“人证？南宫兄，你那儿的人谁能做证呢？”

“不是我那儿的人，是你们的人，翩翩跟双双都停留在十里外的镇上，同时我借你的马也在那儿，我亲自去，替你把马骑来，这总可以证明吧？”

“南宫兄，不是小妹矫情，实在是大姐为人方正，她规定的事情，不容人违背的。”

“我知道，率领一个团体，做头儿的人应该如此才好，如果没有规矩，那就成为乌合之众了。”

“南宫兄不生气就好了，如此小妹等就先回去了，我实在担心那边的情形。”

她们两人终于回头了。

马成笑道：“这位四姑奶奶是红粉姐妹中火气最大，最不好说话的一位，可是她在少主面前，却像是完全变了个人！”

日童在旁说道：“慕容姑娘也一样，她以前对主人的态度何等柔顺，今天却像是脸上可以刮下一层寒霜来。”

南宫俊轻声道：“别胡说，背后莫道人短，你们跟着马先生慢慢地走，我要先走一步了。”

日童道：“公子，你要是不放心她们，现在就悄悄回去好了，我们去见了翩翩她们，告诉她们把马送去，再告诉她们如何说词好了，何必定要您跑出十里呢？”

南宫俊道：“不行，人无信不立，我答应了她们，走到十里再回头，就一定要做到，而且我想短时间内，她们还支撑得住，等我到了十里外再回头也不算晚。”

日童不说话了，马成却说道：“少主，我们是否也要回头呢？宇文雷狡猾得很，如果一定要挡住他，还是人多一点好。”

“你们不必了，你们在十里外的路上等好了，在那儿截住宇文雷的机会还大一点。”

“不错，他假如脱身急逸，必然要经过镇口，少主其实在那儿截住他还方便得多。”

“我如不去，恐怕红粉姐妹们本就吃不住他，那时他倒不必急着离开逃走。”

日童笑道：“我们四个人一个四向阵，就把他困得一筹莫展，

红粉金刚们难道会如此之差？”

南宫俊冷笑道：“你别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宇文雷的能耐你们又知道多少，他的杀手根本没法施展出来，才跟你们耗那么久，否则早就要你们好看了。”

日童不信道：“他那时情况也很危急……”

马成道：“宇文雷的确还没有施展杀手，那倒不是他跟你们客气，也不是存心拖时间，而是因为有少主在侧，他不敢施展，因为他的那些杀手虽然凶恶，却有个破绽，只要是知道的人，轻轻一击，就能要他的命，而少主恰好就是知道他的破绽的人。”

南宫俊道：“好了，我不能再耽误了。日童，你们要记住，我不在的时候你们都要听马先生的指示，切忌擅自行动，否则，我的处分一定加倍严厉，你们现在是代表着南宫世家在行动，一步都不能疏忽。”

马成不安地道：“少主，这个在下可就担负不起了，他们是南宫世家出来的人，在下虽蒙少主赐准归于门下，今天还是第一次入门，什么都不懂。”

南宫俊道：“南宫世家没有多少繁文褥节的规矩，行事只有一个准则，就是无悖于义，先生虽是第一天入门，相信对于这个准则，要比他们更能把握住，一切都借重先生了，我们回头再见。”

说完他只点点头，身形已滑前十几丈，眨眼的工夫，人影已消失了，就像是一头惊鸟，眼看着由地上飞起，化为一个黑点，愈行愈远，变为无影无踪。

马成看了咋舌道：“这是轻身术吗？若非我亲眼看见，别人告诉我，杀了我的头也不会相信。”

月女也无限神往地道：“今天我们算是开了眼界，我跟海姐是专练轻身提纵术的，自信也有相当的成就了，但是跟主人一比，简直不可以道理计。”

马成道：“你们知道少主的功力有多深？”

日童笑道：“马先生，以前根本没人知道主人习过武，他在家里对练功最不感兴趣，老夫人也不希望他去习武，所以没有督促他，每次他出去玩的时候，都还要派个人跟着招呼他，前次在彭城他是初次显露所学，家里才知道他是另有师承……”

马成忽又笑道：“日童，南宫世家的武学博大精深，但那是走的浑厚雄壮的路子，你们的剑法几近诡异，倒好像是跟宇文雷一个路子走的，而且比他更鬼，这是怎么回事呢？”

日童道：“这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专为对付横江一窝蜂而下的功夫，主人这一次是跟横江一窝蜂对上了，才特地把我们给派出来，所以一切都跟南宫世家的传统略有差异。”

“可是一个被誉为泰山北斗的武林世家，风格上总不能作此遽变的。”

日童笑道：“马先生这想法太蠢了，南宫世家不仅是第一世家，而且还肩负着武林盟主的职务，这个工作很艰巨，行事的手段不能一成不变，必须要因势而制宜，才不致为人所制，为人所欺，或为人所乘。”

马成轻叹道：“南宫主人具有这种认识与胸怀，难怪能成为当世第一大家！世间本无绝对的邪恶功夫，只有凶狠与缓和之分而已，两者各有所长，本是无可厚非的，都是一些食古不化的愚人与一些读过几天书的假道学先生，硬把武学分为正邪两途，其实武功在于施者之心，用于正则正，用于邪则邪。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日童道：“马先生不必牢骚满腹，现在你是我们这一行人的头儿，该如何行动，您下个指示呀。”

“没什么好指示的，少主行前已有吩咐，要我们守在十里之外，我们就听他的。”

“可是，我们也不能枯守在那儿，至少总得要叫个人留在路



上观察一下动静。”

“不必，十里的距离，对宇文雷而言，眨眼即至，如果你在半途上看见他，等你发出通知，他已经来到了。”

“那还来得及挡他一下，如果毫无先兆，等发现他时，他已经冲了过去。”

“这倒有理，那你跟山童二人，就留在这个地方观察动静，如果发现了宇文雷突围而出，立即……”

日童笑道：“先生放心，我们有一套通信的方法，既快且远，总来得及让你们准备的。”

于是日童、山童也留了下来，马成只带了月、海二女，继续向前去埋伏了。

南宫俊展开了身形，一口气奔出十里外的镇集上，吩咐了翩翩一番话，叫她们牵了东方倩的马赶来相候，自己又走了。

这次他更施展了高绝的轻功，就像一阵风似的飘到刘家的庄宅，只看见很多人在西跨院那边清理残局，有人则从地下把银两挖掘出来。

他也看见暗中有红粉金刚姐妹守伺着，知道这批银两不可能被人私吞下去，遂放心地再掩向决斗的地方，情况已经大变了。

决斗非常的惨烈，宇文雷身边原有三个人的，两名汉子已经流血倒去，只剩下一个万人迷在跟宇文雷两个人背对背地应付着红粉姐妹们的围攻。

地下又横了十来具尸体，多半是红粉姐妹中人。

慕容婉跟东方倩等五姐妹，却只抱着刀守在一旁，没有上前参加战斗。

这使得南宫俊颇为不解，慕容婉对手下的姐妹们一向都很爱护的，今日何以一反常态，不拿她们当人看了。

眼下已有十多人受伤，而她却毫不顾惜地继续叫人上前去拼